

我想起他、他與他

編按：香港獨立出版社 MCCM Creations 在 Art Centre 開辦的書店租約至 6 月屆滿，以往小書店與 7 月香港書展的主流之聲相互對照，這種文化風景將會消失。出版社與書店年輕職員撰寫第三篇文章，為書店倒數，也為一扇將要關上的文化窗戶倒數。

上次提及《重生的書店》一書，蒐集資料時，看了出版社訪問台灣 10 多間書店店長的宣傳片。片段重點是介紹書，但印象特別深刻的，卻是其中一段錄像的片尾，拍下某書店店長一席無關主題的話。他說自己不時會跟書本談話，也喜歡調整書的擺放位置，讓它們不會感到孤單沉悶。聽着覺得很窩心，可能台灣人特別溫情。

現在回想，感覺不同了，愈發覺得場景似曾相識，想着他的話便看見自己書店店長的身影：想起每回出版人兼店長來到書店，總在這邊改變一下書的排序、那邊放幾本，不時轉換書的站姿和位置，讓它們每一本都體格健康、都有機會在大觀園裏結識別的書，像書的家庭醫生又像朋友。關顧之心，無分文化。

惜書者言

有個星期五，書店忽然來了很多人，幾本守坐書店良久的藝術書都給帶走了。因為不忍打擾客人，幾乎遲了兩個小時才關店。我受濟移默化，總習慣每次離開書店前，替書本稍稍整理儀容。特別是接近夜深的時候，書本的姿態很有趣，總有幾個像經歷狂歡派對，頭髮散亂，手腳胡亂掛在旁人身上，讓人發笑。

星期五晚醉了的是幾本兒童書。哈，搞乜鬼啊你哋，去咗邊度玩，細路仔唔好偷喝酒喝！說完的當下沉默，腦中瞬間閃過那個片尾。驚覺自己其實一直有跟書本說話的習慣。

同一天，收到意大利出版社 Corraini 電郵問好，原來又到米蘭設計周。書與設計並不是風馬牛不相及的，書可以有與藝術品、設計品相當的展示價值，也可以記錄作品、創作過程和思考。出版社 Francesco 先生說，他們的作者在設計周將有裝置展覽和出版分享會，也向我們推介一些新書。

去年在法蘭克福書展，首次跟 Francesco 碰面。計劃為書店補書，拿着前一晚跟店長討論後寫上記號的書目錄，三粒星是已熟知的經典書目，兩星和一星是書介內容有趣但需要驗明正身再決定的。其中有幾本在架上找不着，向 Francesco 求救，他輕易找來，並說起每本書的身世，製書時又發生了哪些趣事。我聽得着迷，後來有些書明明看見了也裝作找不到，問那麼這本呢，他又說起另一個故事。製書實書都是帶情感的工作，不是單純的交易和買賣；而故事，總隱含對書的熱情、自信和專業知識。

自己的工作就是藝術

說着熱情，又想起另外一些顏色——印度繪本鮮艷的顏色。另一個展館 Tara Books 的攤位中，出版人 Gita 身旁總坐着一位先生。他是出版社的御用印刷商，那些紙張富質感、顏色透出獨特光芒的絲網印刷手製書，均出自他手。一身薄衣輕紗，不像傳統商人，言談間，也令人相信他確認自己的工作就是藝術。雖然語言不一，姿態不同，他們都是有故事的人。最終，那批想添補的意大利設計書和印度繪本沒有成功運來香港。當時還在另外一些參展出版社讀到中東的文學和繪本，想集書海運寄回書店試試，後來都因為這邊場地政策不明擱置下來。

幾個星期來，人們拜訪書店的熱潮逐漸淡卻。我幾天沒到書店，一回去看見書本仍是一貫調皮的樣子，也幾乎忘了書店快將撤離。現在說着那批擱置的書，又記起了。這是帶雨的季節。還有一個多月。想起也斯散文集《灰鴿早晨的話》，記得裏面很多篇都有雨的蹤影。那些年的香港，是個多雨的城市？隨手翻到其中一篇〈風馬牛〉，說下雨刮風的日子，年輕的作者看着街上的人想起零碎的事，相關的，半相關的。真巧。這篇原想談書展與書和出版，下筆本應嚴謹，結果一場春雨細細的下着，思緒不覺馳騁，只寫下一些零碎的人和事，相關的，半相關的，總不離書。

